



北京大学

《中国社会研究》

2021年秋季学期期末作业

专业选择与自我同一性状态关联性研究

——基于对元培学院同学的访谈调查

姓 名： 金 镇 雄

院 系： 元 培

学 号： 1900094619

二〇二二 年 一 月

目录

- 1 研究背景
 - 1.1 选题背景
 - 1.2 问题提出
 - 1.3 研究意义
- 2 文献回顾
 - 2.1 自我同一性相关研究
 - 2.1.1 自我同一性理论回顾
 - 2.1.2 自我同一性相关因素研究
 - 2.1.3 高中生的自我同一性相关研究
 - 2.1.4 大学生的自我同一性相关研究
 - 2.2 自我认知的两维度理论回顾
 - 2.3 自我效能感理论回顾
- 3 研究设计
 - 3.1 研究对象
 - 3.2 研究方法
- 4 研究分析
 - 4.1 访谈结果
 - 4.2 访谈分析
- 5 研究发现
 - 5.1 自我探究与自我认知的两维度
 - 5.2 自我承诺与自我认知的更新
- 6 讨论
 - 6.1 研究总结
 - 6.2 研究局限
- 7 附录
 - 7.1 参考文献
 - 7.2 访谈记录

1 研究背景

1.1 选题背景

高等学校本科教学一般按专业划分和组织，学生入学前一般要选定专业，一入学就进入某一专业学习。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的教育理念与教育实践也都在发生改变。相比于数十年前，如今我们在大学专业的选择和转换上有了更多的主观上的自由，这得益于更加方便的信息获取和更加灵活的志愿填报制度。在2018年教育部出台“新时代高教40条”，进一步降低了高校学生转专业要求的限制的背景下，在中国各高校转专业的学生数量也日益增多，大学生专业转换已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可见，虽然专业选择的灵活性有所提高，但相当比例的大学生都对自己的专业有着不同程度的不满意，而在大部分高校，固有的“专业模式”难以让每个人的兴趣、天赋与社会需求很好地进行灵活匹配。

元培学院的基本制度是在低年级实行以通识教育为特色的基础教育，在教学计划和导师指导下的自由选课学分制、教学资源和学生自身条件许可下的自由选择专业制、3-6 年弹性学习年限。就意味着，学生在专业选择上有着较其他学院学生更大的灵活性，可以做出在高考之后的“第二次选择”。本研究注重，在这种额外的自由下，本科生会如何对待自己的专业这项和人生志业有着极大相关性的重大选择。希望从这一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窥视高校专业教育的冰山一角。

1.2 问题提出

在元培学院灵活的专业选择的环境下，部分学生能坚持他入学时选择的专业到毕业，而有部分无法坚持而转换专业，有的同学甚至转换两三次方向；有的学生入学已经明确了专业方向，做出理性、能动的选择专业，而有的学生到专业选择时，没有明确的专业意向，或是听从父母、学长或老师的建议，或是只考虑对某些专业的社会评价和社会认同，做出非理性、被动的专业选择。

由此可提出几个问题：驱使元培学生坚持或改换专业方向的因素是什么？什么是“理性”的专业选择？有的同学入学之前会做出理性的专业选择，而有的同学最初会做出“非理性”的选择而改换专业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他们的转换或坚持专业的过程中，有没有对自我意识的认知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是什么？

1.3 研究意义

本研究试图结合大学生的自我同一性状态，对影响元培学院学生专业选择的诸多因素进行分析，探讨部分元培学生专业选择非理性现象的根本原因，试图回答怎能让个体做出理性的专业选择，并反思这其中关于专业教育和人生规划的启示。其实践意义不局限于元培学生的专业选择与改换，可扩展到更为一般的群体和选择。本研究有助于普通高中生或就业者在其专业或工作选择等重大任务上做出充分结合自身情况和外部环境的理性选择。

2 文献综述

2.1 自我同一性相关研究

自我同一性是指个体对自己是谁、自己的价值、自己的目标等与自己有关的各方面整合起来,形成具有一个不同于他人的完整、统一的人格特征自我。

2.1.1 自我同一性理论回顾

自我同一性是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率先提出的人格发展理论中的一个概念。埃里克森认为,自我同一性是指每个人对自己的思想、价值、信仰和成长的主观意识。他在研究自我同一性中把人生发展分为八个阶段,认为一个人依次经过各阶段时,会面临需要解决、完成的危机和任务,如果顺利完成危机,则其自我同一性会不断变化成熟。他认为这样的过程是“同一性确立”和“同一性混乱(identity confusion)”对抗的发展过程。个体在发展过程中会面临需思考的问题,为解决问题个体会不断探索自己,从外界环境中寻找办法。在此过程中个体会整合自我状态和外部环境,使之协调一致,最后达成自我同一性的确立,形成完整、统一的人格特征。

美国发展心理学家James Marcia在埃里克森的同一性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同一性发展理论。他认为自我同一性的形成涉及两个维度,一是承诺,二是探索。探索指个体为对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做出决定而主动探索自己的价值、理想等各方面的过程,承诺指在自我探索的基础上,坚持自我价值、理想,为它付出努力。Marcia根据青少年“探索”和“承诺”将自我同一性的发展情形划分为四种类型:同一性混乱、同一性延缓、同一性早闭、同一性达成。

同一性早闭,是没有主动探索而已经承诺的状态,个体能做出明确的选择,但由于没有进行自我探索,其选择不会受自我意识的影响而受到父母或其他权威人物的希望,因此又被称为“权威接纳状态”。同一性混乱,是一种既没有探索,既没有承诺的同一性状态,个体不知道自己是谁,没有明确的目标和发展方向,也不会做出任何探索和承诺而逃避思考问题。同一性延缓,是会做出自我探索而延迟选择或承诺的状态,即个体积极尝试而常半途而废的状态。同一性达成是最成熟的统一性状态,既有探索,又有承诺,个体会有明确的价值观、目标和意识形态。

同一性状态的发展与倒退伴随一生,且不同人生阶段具有不同的转移趋势。研究显示,青年后期与成年早期间同一性状态不到退而发展的可能性比其他时期的大于两倍以上^[1]。Marcia认为个体一旦面临同一性危机后会脱离同一性早闭状态^[2],并在突破同一性危机的过程中,其同一性状态会从混乱到延缓发展,最终达成自我同一性。研究发现,个体的同一性状态从延缓转移到达成是最普遍的现象^[3]。

2.1.2 自我同一性发展相关因素研究

自我意识的冲突、个体内在特征和外部环境因素会影响自我同一性发展。其中自我意识的冲突可分为两个方面:现实自我与投射自我的冲突,现实自我和理想自我的冲突^[4]。现实自我是客观、真实的自我存在,而投射自我则是社会或权威者赋予的。现实自我和投射自我二者的矛盾常在个体处于同一性早闭时发生,且二者不协调时会导致强烈的内心冲突,可能产生自我探索的需求,但也有可能使个体回避思考和选择。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矛盾可能导致自卑心理,使个体陷入同一性混乱状态,但也能促进个体自我意识的探索。

2.1.3 高中生的自我同一性研究

研究显示,中国高中生基于四种自我同一性状态的分布呈现不均衡,其中,延缓同一性个体最多(51.8%),其次是混乱型(11.7%)、早闭型(10.1%),最少的是达成型(9.2%)。高中生自我同一性状态随着年级增大而变化,特别是早闭状态的变化比较明显,高三学生的早闭状态得分显著低于高一学生^[5]。

2.1.4 大学生的自我同一性研究

2016年对北京950名大学新生进行的调查记大过显示,达成同一性个体占33.8%,混乱型占28.8%,延缓型占19.0%,早闭型占18.4%。结果提示,大学生自我同一性状态有两极化现象,分别是最成熟的达成状态和最不成熟的混乱状态^[6]。大学新生等低年级学生的同一性混乱比例高很可能是因为在中国教育体制下不少高中生会将高考作为最终目标,高考结束后这些学生的目标已被完成,失去了自我探索的需要和努力的动力,即处于缺乏探索和承诺的状态。

大学生自我同一性状态转移有显著的年级特点。从大一到大三存在同一性状态逐渐发展的趋势,低年级学生的同一性混乱的比例较高,高年级学生同一性达成的比例高^[7],但到大四会有进入同一性混乱的趋势^[8]。由于大学新生缺乏社会经验,学习方式、生活环境发生变化,很容易处于对未来迷茫、没有方向的状态。随之年龄的增长,在学习和生活中积累了一定的社会经验,在自我探究的过程中对自我需求、自我效能感、价值观、目标等有了一定的认识,能够确立自我同一性并形成社会角色。

2.2 自我认知的两维度理论回顾

能动性(agency)和社群性(communion)是美国心理学家David Bakan所提出的自我认知的两个基本维度。其中,能动性主要与自身目标、成就等相关,体现在个体独特的生命史之上,包括所有具体的个人经验以及对其做出的具体的情感和行动反馈;而社群性主要与社会功能、维持个体间的联系有关,体现在环境对人认知的影响上,包括社会舆论,他人普遍性的意见等常识性的影响因素(和具体的个人经验相区别)。这种影响接近于布迪厄所说的“内化的历史”,是通过体现于身体而实现的集体的个人化。

2.3 自我效能感理论回顾

自我效能感是由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提出的,指个体对自己能否完成某一任务时所进行的推测与判断。它与自尊不同,前者是对自己能力的比较客观的判断,而后者是自我价值的感受。班杜拉认为自我效能感的形成与变化和以下四个方面有关:个人成败经验、替代经验、言语劝说和情绪唤醒。其中,个体的成败经验对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最大。一般来说,个体在某件事上获得成功时会建立对自己能力的信念,从而提高自我效能感。替代经验指个体从与自己相似的人的成败经验得到一种信念,相信自己也有能力去完成类似的任务或目标,是一种社会模仿。言语劝说指他人对个体的口头鼓励,在个体有能力实现一各目标的情况下,有助于提高自我效能感。情绪唤醒指个体对特定情景的心情、压力水平等情绪状态^[9]。

自我效能感影响个体选择哪些目标以及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等自我表现。自我效能感高的个体对自己所需要完成的目标和任务产生更浓厚的兴趣,付出更多的努力且坚持努力的时间更长;有较高的学习能力,工作表现也比自我效能感低的人突出^[10];积极挑战完成任务中所面临的困难;阻抗压力的能力较高,遇到挫折时不易产生挫败感^[11]。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

在校或毕业的元培学院学生共5名，其中，转换专业的学生4名，坚持专业的学生1名。

3.2 研究方法

调查使用了半结构化访谈。本研究假设在和选择或转换专业相关的自我认知上有着一定的共同性，即自我同一性状态的发展。为了判断受访者最初选择专业时的自我同一性状态，首先调查了受访者的最初选定专业时的基本情况。例如，对所选和所不选专业的认识、对该专业的认识、坚定不选择的专业及其原因等信息。其次为了明确自我同一性状态变化过程，调查了在入学到改换专业或坚持专业后的过程中受访者自我认知的改变及其原因。最终为判断转换后的同一性状态也调查了受访者对于现状的感受等发散性问题。

4 研究分析

4.1 访谈结果

小L同学最初处于同一性混乱状态。上初高中时达成过自我同一性，对中文有明显的兴趣和理想，而由于所在中学严重偏向理科，自然丧失了自我探索和承诺，导致同一性混乱。该同学初进大学时对于专业选择完全没有概念，仅仅是为了选择大部分人眼中的“好专业”而选择了数据科学。在一下通过对于中文系专业课的选修，了解了更多关于中文系内部不同方向的具体研究方法，并对于自己的水平、能力和志向都有了新的判断，达成了自我同一性。最终决定了本科继续留在数科方向，在研究生阶段研究汉语史。

小S同学最初选择专业时处于同一性混乱状态。入学前，对社会科学类专业有兴趣考虑过这些方向。而入学后，与一名元培PPE方向的学长交流时，很向往PPE带来的社会认同，也认为自己有能力去学它，因此就决定选择PPE方向。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学业挫折，同时失去了对专业的兴趣。在大一寒假，被一个人触动，对女权主义产生兴趣，开始读一些相关的理论书。在大二上，听了国外社会学学说等社会系的课程，明确了自己的兴趣的，达成了自我同一性，最终在大二下决定了转入社会学方向。

小X同学最初已处于同一性达成状态。该同学入学前已经对长处和兴趣有明确的认识，为了以后想研究的生态学，积极考虑到能学习更多数学与编程知识的数据科学方向。在专业学习的过程中，遇到了学业挫折，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的不协调，丧失了探索自我的动力，无法做出承诺，发生了同一性混乱。并受到学长和老师给出的建议的影响，认为自我没有能力，形成同一性早闭，决定转入生命科学方向。转换后发现没有足够获得，再次发生了自我意识的冲突，但这次有了促进主动探索自我的积极效果，进入同一性延缓状态。自我探索的过程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最终达成了自我同一性，决定了第二次专业转换。

小Y同学最初处于同一性混乱状态，选择专业时，没有明确的兴趣，只考虑了就业前景和学长的建议选择了光华方向，此过程中没有自我意识的探索过程和自我承诺的过程。一学期的学习过程中，经过学业挫折，发现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不一致，遇到了危机，开始了自我意识探索的过程，进入同一性延缓状态。探索过程中明确了自己的兴趣和对自身能力的评价，自我认识发生了变化，达成了自我同一性，最终决定转入法学方向。

小J同学最初处于同一性延缓状态。入学前考虑了信息科学、经济学等感兴趣的方向，但听说理工类专业的学业难度很高，暂时放弃了选择信息科学的意愿。入学后觉得来到元培后不挑战是一种浪费机会的行为，最终选择了从高中就有兴趣的信息科学方向。在专业学习中遇到了不少挫折，但在克服的过程中经历了自身的探索，同时得到成就感所带来的兴趣和更高的目标，为之付出更多的努力而做出了承诺的状态，达成了自我同一性，最终坚持下来了。

4.2 访谈分析

4.2.1 自我探究与自我认知的两维度

三位混乱型受访者（小Y、小S、小L同学）最初对于专业的选择都很大程度上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三位同学都是因为考虑到社会上对于某种专业的普遍评价选择了所谓的“好专业”，小Y、小S同学同时考虑了关系较为亲密的前辈的意见选择了其推荐的专业。即他们优先服从了社群性信息的判断，并将其作为出于自己意愿的选择。他们都承认，在最初做出选择的时候，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普遍舆论和亲近的人的意见所影响，对自己做出的选择其实并没有清晰的认识。反之，最初的同一性状态分别为达成型和延缓型的小X、小J同学最初的专业选择更倾向于是基于兴趣和目标的。尽管会有社会认同和前辈或其他权威人物的建议等社群性信息的影响，但这些因素并没有对选择起到决定性作用，真正起作用的是自我需求、目标、兴趣等能动性信息。

可见，自我同一性状态与自我认知的两维度（能动性 vs 社群性）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自我同一性状态为混乱型或早闭型的同学更倾向于服从社群性信息的判断，而同一性状态为延缓型或达成型的同学更倾向于选择能动性判断。由同一性维度特征可推断出，个体的自我探究过程与自我认知的两维度相关。

4.2.2 自我承诺与自我认知的更新

通过五位受访者的经历，能总结出在达成同一性方面两种不同的个人认知更新路径——自我效能感的修正与自我需求的确认。二者既是自我探究的结果，又是自我承诺的直接原因，是从同一性延缓过渡到同一性达成的必要条件。

4.2.2.1 自我效能感的修正

五位受访者的转换或坚持方向经历都明显地展现出自我效能感修正的过程。各同学最初选择专业前的自我效能感状态各不同，转换专业的四位同学，或是因为优秀学长的鼓励（言语劝告），或是因为高考赢家的背景（成败经验），有很高的自我效能感。而小J同学最初由于理工类专业学业难度高的信息（言语劝告），有了比较低的自我效能感。受访者在各自方向的学习中，较为痛苦的学习过程和个别课程并不优秀的成绩以一种貌似确证的方式显现了他们驾驭相应领域环境事件的能力，失败经验直接拉低了自我效能感。

后来五位同学的自我效能感都发生了变化。小Y在学习原方向变得痛苦时，另一个方向学习的成就使他们在新的领域的自我效能感倍增。小X同学通过向导师寻求帮助，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提高了自我效能感。由此，转换方向的同学从在原方向领域自我效能感的产生与下降到在新方向自我效能感形成并发展，实现了自我效能感的修正，找到了更适合自己的路。而坚持专业的小J同学在专业学习过程中实现了自己设定的目标，从而获得了很高的自我效能感，明确了自己的方向。

4.2.2.1 自我需求的确认

大部分同学的自我认知变化包含了确认自我需求的过程。小 L 同学在将中文系课程作为主业外的兴趣进行学习时进一步发现了自己对汉语史研究的浓厚志向。小 X 同学自我需求几乎没有发生变化，而进一步得到确认、清晰。小 J、小 S 的经历也颇为类似，有了确认自己的兴趣、目标和自我需求的过程，从而形成了理想自我。而积极的自我理想对于学生建立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达成同一性有促进作用^[12]。

5 研究发现

本研究将理性选择定义为在充分考虑兴趣、理想、能力等自我状态和经济环境、社会要求等外部环境的基础上，在各项利益的比较中选择自我的最大利益，目标最大化的过程。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定义关注的是其过程，而不是其结果。研究发现，自我同一性的达成很大程度上会影响选择的过程，是理性选择的关键。

5.1 理性选择与自我探究

不同同一性状态的个体的选择特征与能动性信息和社群性信息有关。在混乱型或早闭型状态的个体倾向于服从社群行信息的判断的现象与自我同一性状态的自我探索维度有关。社群性信息的影响更多是无意识且潜移默化的，而能动性信息常常是有意识且有精确的时段的。其中“有意识的精确的时段”就是自我探究的过程。

在个体积极地探索自我，回答“我是谁”、“目标是什么”、“如何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会获取不少能动性信息。因此，达成型或延缓型个体富有能动性信息，有机会做出基于自身状态的选择。然而，同一性混乱或早闭的个体没有积极的探索自我过程，会缺乏能动性信息，而由于社群行信息的获取是个体与社会交互的过程中无意识地发生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已有社群性信息。因此，社群性信息量会自然地超过能动性信息，驱使个体做出群体普遍认为的“合理”而非处于自身实际情况的“理性”的选择。

那么能动性和社群性信息具体怎么影响了个体的选择呢？

本研究初步认为自我认知的两个维度影响了个体的自我评价和自我需求，且没有经过自我探究过程而获取的自我评价和自我需求不能导致个体的理性选择。在自我探究过程中获得的自我评价是回答自己是谁、自己能做什么的，探究自我能力和价值观的过程，而自我需求的探究与个人兴趣、目标、如何实现目标等有关，是对于自己愿意投身的领域在哪里的探索。

本研究中混乱型或早闭型受访者即使有了很高的自我效能感（自我评价），但很大程度是基于社群性信息的，不能对自己的能力做出客观判断，导致个体选择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方向。他们的自我需求也没有反映自己的兴趣和目标，倾向于服从父母等权威人物或就业前景、社会认同等社常识赋予的社群性信息。当个体遇到挫折等危机时，会发现现实自我与投射自我（自我评价）或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自我需求）发生冲突，开始自我探究，才能做出基于能动性信息的选择。

5.2 理性选择与自我承诺

值得注意的是能动性信息不总是导致理性选择。同一性延缓状态下尝试性强的选择只是健康的，而不是理性的。理性选择要求自我认知的能动性与社群性信息的协调平衡。

本研究认为基于能动性的自我评价可划分为自我效能感和自尊。前者是对自己能力的客观判断，是自我认知的社群性信息和能动性信息协调的状态。后者是对自己价值的主观感受，是自我认知的能动性信息占主导的状态。若自我评价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自尊的，则自我认知受能动性信息的影响更大，形成的理想和目标很可能过于远大、不切实际，使得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不一致。正像班杜拉说过的那样：人们很容易有强烈的自尊心——只要降低目标就好了。这时很难达成同一性，遇到学业挫折等危机而发现现实与理想冲突时，会引发学生过度自卑，导致同一性混乱。反之，若个体关注自我效能感可以协调自我评价的社群性信息与能动性信息，则有助于建立积极的理想自我。

自我需求的确认和积极的理想自我的形成，对延缓型个体提高个体的自主、自尊水平，建立积极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自我承诺有促进作用。而自我效能感的提高有助于个体对目标有更浓厚的兴趣，并为之付出更多的努力。由此看来，自我效能感的修改和自我需求的确认既是自我探究的结果，又是自我承诺的必要条件。前者是“我能做好什么”与环境 and 行为的交互影响，是自我承诺的基础，而后者是“我想要什么”作为主观因素和环境、行为互相作用，是自我承诺的动机。

6 讨论

6.1 研究总结

大部分高中生报考时最初的专业选择颇为重要。大部分学生不能在高中能达成自我同一性，选择专业时会有盲目性和尝试性，不能做出理性选择，后来很可能发现最初选择不适合于自己。这也是虽然随着的发展，可获取的专业相关的信息量和获取路径逐渐变大，而还存在非理性选择的原因。很遗憾的是，由于大部分高校重视专业教育，很难满足未达成自我同一性的高中生想多次尝试的需求。因此，从初高中起需要父母和学校的帮助，给予高中生能探索自我的空间，让他们思考自己真正想学什么、未来成什么样的人，达成同一性，以便做出综合考虑兴趣、目标、经济环境等能动性信息和社群性信息的理性选择。

需要注意，自我同一性状态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阶段。个体的自我同一性状态总存在倒退的可能性。已经达成自我同一性的学生在学习和生活过程中，遇到不适应、挫折等危机时会失去自我承诺，而在缺乏合理的引导机制下，甚至会丧失探究自我的动机。因此，需要高校教学中进行合适的引导和平衡，以更加理性而关切的态度引导同学们的专业学习，减少偏见与信息不对称的同时，也减少同学们的试错成本。

本研究也可以适用于就业者的职业选择。研究显示，大学生到大四会有进入同一性混乱的趋势。就业者不能安于以前达成自我同一性的经历，需要再次判断自己在处于什么样的同一性状态，以便避开在同一性混乱或早闭的状态下做出职业选择。就业者应该先探索自我意识，明确自己能做什么、想做什么，形成社会角色后，做出相应的理性选择。

6.2 研究局限

对学生的自我同一性状态的判断是基于访谈内容分析并主观推断而得到的，没有通过EOM-ELS-2等自我同一性状态客观测量的标准化量表进行判断同一性状态。因此，会存在同一性状态判断的不准确性。

7 附录

7.1 参考文献

- [1] Kroger, J., Martinussen, M., & Marcia, J. E. (2010). Identity status change during adolescence and 小Young adulthood: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33, 683-698.
- [2] Marcia, "Ego-identity Status" p. 341
- [3] Kroger, J., Martinussen, M., & Marcia, J. E. (2010). Identity status change during adolescence and 小Young adulthood: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33, 683-698.
- [4] 张斌. 自我同一性理论视域下大学新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思考. [A]. 2021:78.
- [5] 郭鹏飞. 高中生自我同一性状态与社交焦虑的关系[D]. 河北师范大学, 2020:19-20.
- [6] 谢安娜, 李梅, 杨蕴萍(2016). 大学新生学校适应与自我同一性的关系. *心理学进展*, 6(4), 490-498.
- [7] 王莉. 高校促进大学生获得自我同一性的有效途径浅析[J]. *山西青年*, 2021(7):62.
- [8] 刘云全, 刘永贤, 季岐卫. 大学生自我同一性研究现状的启示与意义. [A], *科教导刊*. 2014(4):6
- [9] Bandura, A. (Ed.). (1995). *Self-efficacy in changing socie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0] Bandura, A. (2010). *Self-efficacy the corsini encyclopedia of psychology*. John Wiley & Sons, Inc. doi, 10(9780470479216), 1-3.
- [11] Lunenburg, F. C. (2011). Self-efficacy in the workplace: Implications for motivation and perform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business, and administration*, 14(1), 1-6.
- [12] 张斌. 自我同一性理论视域下大学新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思考. [A]. 2021:79.

7.2 访谈记录

7.2.1 小J同学

简单说说自己的教育背景，比如如何进入的北大、高中时读的是文科还是理科、曾在什么学校就读等等。

小J：我高中毕业于哈尔滨的一所国际学校，是通过留学生考试进入了北大，高中读的是理科。

刚开始为什么选择计算机工程这一专业？

小J：其实刚开始是想避开计算机专业的，因为以前就听说留学生在中国学校攻读理工科，不仅是学业上，甚至连毕业也可能会非常困难，而且那时候也有一名我们高中公认的学霸学长，也是留学生，在元培学计算机工程，但是他（在我考虑专业时）跟我说因为太累了，在考虑换专业，所以在入学前，我是原本打算去选择平时还算比较感兴趣的、并且同时有理科倾向的经济系或信息管理系。

小J：入学后苦恼了很久，但是毕竟我是元培学院，如果觉得不妥就随时都可以换专业，所以想着试一试吧，因为反正选择什么都会后悔，比起选择我自己没有太多兴趣的其他专业，可能选择我一直都在感兴趣的计算机专业还会少后悔一些，所以选择了计算机专业。

当时您有多了解计算机工程学？知道它的教学计划之类的内容吗？

小J：其实我不太清楚，当时对计算机专业最基本的认识就是它是个学数学、学编码的学科。

父母对专业的选择有影响吗？

小J：几乎没有。我感兴趣的学科大部分都是就业前景较好的学科，所以父母也给予了我很大的支持。

计算机专业的就业前景或社会认同是否影响了您对学科的选择？

小J：确实有影响我的选择，但是我选择这门专业的影响因素可能还是大多在于我对这门学科的关注度吧。高中时，看到周围的几个朋友自学编码后就对编码产生了兴趣，萌生了我也想试试的想法，但当时因为忙着准备大学入学考试就放弃了，不过心里面还是想着以后一定要学编程。因此在考上元培后，考虑专业时，就想着选择既可以学习自己想学的编程、也考虑到就业前景的计算机专业。

您说过在入学前因为计算机专业的学业难易度而感到过担忧，实际您学习起来觉得怎么样？

小J：实际上比我预想的还要累。来大学之前一次也没有学过编程，因此没有一点基础，所以学起来比其他中国同学还要慢得多。

特别是因为数学吃了不少苦，上课时间因为无法听懂老师讲的内容，所以课余时间还要自己针对课上内容另外学习四五个小时；本来以为书上的理论理解得很好，但真正想要运用理论去解决习题时却还是不会；再加倍学习后能够完成并理解作业时，觉得应该已经完全掌握了，但是考试时却只做出了几道题，所以会经常受挫并对自己失望。

另外，平时确实每天熬夜认真学习了几门专业课，考试成绩却并不理想时，就会经常想每学期都要这么辛苦地学习却无法获得满意的成果，是不是真的要考虑转专业。

在1年级第2学期的时候其实就没有太认真学习，因为新冠肺炎，当时是留在韩国听网课的时候，没能自律集中精力上课，而且因为更喜欢和朋友们一起玩，所以就疏忽了学习。另外，当时还觉得既然是公认的有难度的课，不管我怎么努力，都不会有好的成绩，所以就随便学学吧。

那您当时为什么没有转专业呢？

小J：因为专业课的学习虽然很难，但确实很有意思。数学、物理、编程课程中教的内容大部分都是第一次接触的内容，所以感到很神奇。特别是编程是我从以前就想学习的东西，现在实现了以前的想法，这让我特别开心。当然，考试期间或有大作业的时候，因为太累了，所以经常有想放弃的想法，但是以上课时学到的东西为基础，自己尝试制作小游戏，或者自学其他我想做的东西时，因为有趣，所以即使累，也会忍着坚持学。特别是大一第1学期的时候虽然很难，但是越难的时候其成就感就越大，所以学期结束后，比起觉得很难，可能更是会想到没有一门学科挂科，给我带来的成就感更大。

另一个方面也是考虑到，即使想要转专业，也感觉没有其他适合我的专业。入学时候接触各种各样人之后才发现，其实所有专业都很难，即使转去了某个专业，也不见得我会比现在做的更好，所以我就想尽可能继续坚持下去。

是什么时候彻底打消了转专业的想法？

小J：大二第一学期结束后就下定决心继续学习计算机专业了。因为在大二第一学期的时候，

确实有很努力地学习，实现了自己想要的目标，当时确实是想继续学习下去，觉得如果这样的话，是可以继续学下去的。

当时我身边大部分的朋友都入伍了，而且因为新冠肺炎，当时很多留学生都没有回国，所以也没有人一起玩，再加上一年级第二学期gpa太低，所以就有了尽可能提高gpa的目标，所以开始更加努力学了。

虽然上课内容比大一的时候更难，但是通过每天努力学习，也达到了目标gpa。当时，在获得了成就感的同时，从“因为学习困难所以就随便学学”的想法，转为了“因为学习困难，所以要更加努力”的想法，摆正了坚持学习这一专业的心态。

另外，在当时也同时对人工智能这一领域产生了兴趣，似乎就没有再想着转专业。

在决定自己不转专业的心态变化过程中，有没有受到周围人的影响？

小J：我漂亮的女朋友（不同专业）在大二第一学期学习的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和大一第一学期一样，学习学得非常辛苦，甚至每次凌晨学习中都会崩溃到哭，也产生过数百次想要放弃的想法，但是因为当时女朋友一直都在旁边支持我，陪我一起渡过，所以才能够继续咬牙坚持、努力学习。但是，我之所以决定不转专业，可能还是自己对自我的影响更大一些，并没有其他人对我有直接的影响力。

从入学前到现在，对您所就读专业的认知有没有发生改变？比如说现在觉得计算机专业比较容易呀之类的？

小J：大一新生时，选择信科之前几乎没有对这个专业的所谓的认知，所以从整体上看认知的变化的话，可能是我对这个专业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是对专业的难易度的想法好像没有改变，信科学起来一直都难，学起来也仍然很累。

那么，您对自己的认知发生了改变吗？比如对自己能力的评价之类的。

小J：可能是大二第一学期的时候变化很大。大一的时候我一直都有自卑的心理，以为不管我怎么学都无法做到。但在大二第一学期结束后，我才知道，如果不是我智商突然变好，那么大一成绩不好的原因就是学习方法错误、努力不足。所以我从在刚入学初抱着“我做不到”的想法，变成了“只要够努力，就完全可以做到”的想法，也许这是我对自我能力的认知的一个变化吧。

另外我的兴趣和目标好像也变得明确了。入学前我对很多领域都很关注，除了计算机之外，经济、政治、大数据等我所关注的领域特别多，所以我本人也一直处于“这个也好，那个也好”的状态，只不过其中占比更多的只是计算机领域，也没有明确的、特定的感兴趣一说。而通过一边学习学校的专业内容、一边学习额外的新知识，我本人对计算机的兴趣进一步增加，甚至还会以兴趣为基础独自学习课程之外的只是，可以说是产生了目标和梦想，所以现在的“兴趣”和“目标”是很明确的。

7.2.2 小S同学

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

是2016级本科生，也是来自韩国的留学生，通过留学生考试考入北京大学的。最初选了PPE，大二下由PPE转入社会学方向，现在研究生在读研的是社会工作。高中学的是文科还是理科？高中是文科。

为什么选择PPE方向，什么时候决定学这个专业的？

入学前，我对PPE和国际关系感兴趣，但是听说PPE比较难，认为肯定不是我选择的范

国之内。韩国留学生到2017级为止有一个各方向的学长、学姐们过来为学弟学妹们介绍自己的专业来帮他们选方向的活动。我当时跟他们说我对PPE方向感兴趣，然后我被我一个学长的口才给洗脑了。他说三星的会长也是从人文学科开始的，像很多那种领头人物，首先要有一个人文素养，同时你要对经济学和社会科学有了解，然后他就说PPE是既可以学习社会科学、经济、哲学，既可以有人文素养的专业，我觉得他特别有道理，我就决定了选PPE方向。

最初选择专业前做了什么准备吗？当时对PPE的认知是什么样的？

在网上关于元培学院的资料找了一遍，但资料很少。政府管理学院，经济学院、哲学学院的课也都找了一遍，但是因为入学前在网上能找到的东西很少，没有很大的帮助。入学后，有一个各方向的学长学姐以及老师学来介绍专业的活动，可能那个时候认知稍微多一点，但也只是一种表面的了解，只能看名字，就觉得好像是学政治、经济、哲学的，教学计划等具体的都没有知道。

你当时有没有想避开的专业？

经济。PPE不是包括经济吗？那你为什么还选了PPE？我入学前就听我辅导班的学长学姐说，经济和PPE非常难学，大学4年要比工商管理还要努力，你有这个信心才可以去学它们。但是我没有这个信心，也没有兴趣，所以我觉得可能学不了经济和PPE。而入学后一个学长说，如果你选PPE后不走经济方向的话，你就学一点经济既可以了，然后我被他说服了。

你什么时候接触社会学的？

大一选课时通识课列表中有社会学概论课，一个学长推荐给我这个课，他说选这个课这个学分肯定不浪费，我可以把它当作通识课，假如说我以后选择了社会学专业，这个课也可以是我的专业必修课，而且我可以了解社会学这个专业。听完后，认为他说的有道理，就选了社会学概论课。

你为什么选择转入社会学方向？

我首先在大一下的时候，因为我自己是有宗教信仰的，有过这样一个祷告，就说未来我会为什么样的人群工作，然后我得到的回答是女性。自从大二开始我就开始学习女权主义，而且主要以读书为主学习。因为当时社会上有很多热点，而我并不想被它们所影响，所以我就没有去关注那些议题，通过读书学习了女性主义。读书的同时也听了社会系的一些课。因为国外社会学学说是所有学长学姐都推荐的一门特别好的课，所以大一下我听了李康老师的国外社会学学说课。但那个学期我没有好好学习，没有专注于学习，有点抑郁。然后那个课我就没去考试，可能因为那是个导读课，我觉得我自己什么书都没有读，我背点资料后去考试可能违背这个课的初衷，我就把它我就没去考试，就让它挂掉了。再下一学期，也就是大二上，听了孙飞宇老师的国外社会学学说，觉得他上的这个理论课特别有意思，研究社会也特别有意思，而当时我学了PPE中的政治学，我觉得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就是我感觉有点摸不着，但是社会学给我的感觉就是那种脚踏实地的、很实在的。PPE中的其他两个专业也是这样，并没有觉得PPE有意思。当时我还在学PPE，可能真的只是因为PPE这个名字看起来很厉害，没有办法放弃它。但是我确实觉得我自己可能对社会学更感兴趣，而且社会性别这个话题本身就是社会学专业所拥有的。

兴趣的改变主要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是怎么发生变化的？

大一寒假。刚才我也跟你说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当时我祷告问神未来会为之服务的对象是谁，然后我得到的回复感觉是女性。就是通过一次翻译的过程当中，我为一个韩国女性经济人协会和昆明女企业家协会，他们两个有战略合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我在中间做翻译。然后当时有一个女性议员，她说了很简短的几句话，就特别触动我，就那一瞬间我觉得我这可能就是神的回应了。她说姐妹们你们辛苦了，你们在家是一个人的媳妇，你们在家里要服侍你的公公婆婆，还要服侍你的丈夫，出来，你们要在男人为主的世界里与男人去竞争，姐妹们你们辛苦了。她就说了这么很简短的一句话，但特别触动我，我就会觉得这是不是我信仰的神为我预备的路，我想为女性工作，然后我就有了那种想法的转变，我的兴趣点发生了改变，并且为之去读各种相关的书来积累知识。大二上已经听完孙飞老师的国外社会学学说课，明确了我对社会学的兴趣，对那个时候不仅是女性学，对整个社会学的兴趣已经明确下来了。同时，我也明确了PPE不是我的路，就是我会放下了对选择的负担。

你说了你入学前对国际关系也有兴趣，那你读PPE时有没有想过转入国际关系方向？

我一直是想有机会去旁听一个国际关系的课，后来一直没有机会去旁听。然后有可能是大二上，那个时候可能还是PPE，选了一个国际关系的课。但是可能听完并没有特别感兴趣，主要是这样子，因为我先接受了政府管理学院的政治学的一个培养，他会把政治学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去看，从概念的上角度去看什么是政治，它并不是以国家为主体的，而是多人共同去参与进去的东西叫政治，但是到了国际关系就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叫政治，就是这两个专业对政治的概念就不一样。而我身为一个已经接受了PPE政治学熏陶的人来说，我会有一种抗拒，而且从这些对于国与国之间的东西可能已经不是我特别感兴趣的東西了。而且很多人都跟我说，很多人就说他们来到北大之后，觉得跟他们想象的国际关系好像有点不一样。我可能听他们的评价影响也很多，然后我自己去完之后也确实觉得跟我期待的不一样。因为我可能对政治学的东西，更多是偏政治哲学的了解。

你认为和PPE相比社会学的发展前景是怎么样，转方向时有没有考虑过？

转方向时没有考虑过。因为我不是已经毕业了吗？这是毕业的时候很焦虑，不知道我能不能找工作。什么样的人想要受社会学背景的人？一般就是政府组织，我去不了，我没有办法在中国政府组织工作，然后记者没有考虑过，NGO可能是我考虑的方向，但是我当时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概念“我能做什么”。大家都会觉得社会学出来都是搞定量、搞金融，但我不搞定量，我就觉得我自己什么都做不了了。觉得我除了学术之外没有未来的发展前景，所以我其实很焦虑。但是我觉得PPE也差不了多少，因为我觉得它也是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出来之后能具体做什么工作，我觉得社会科学都差不多

转方向时有没有他人的影响？

反正决定肯定是自己做的，但是我室友们就看着我口口声声说，我喜欢PPE，但其实并没有为之付出同样多的努力。也就是也骂醒了我，但我确实也觉得如果我也真的喜欢PPE，我肯定是为之拼命学习，但确实没有那么喜欢，我在自己的专业课还没有学好的情况下，读了很多与PPE无关的女性主义相关的理论书。有没有父母的影响？只有在选择元培的时候有，我选专业和转方向时没有。从小我们家就是放任，我爸妈说

你选啥我都尊重你，所以我跟我哥从来我想做什么，就感觉所以他们不干涉我们的人生。

你觉得专业认知的变化和自我认知的变化中哪一个对你转方向的影响更大？

我对专业的兴趣发生了改变，我觉得对PPE这各专业的了解还是那些，政治学就是政治学，哲学就是哲学，经济就是经济学，社会学就是社会学。最开始我选择PPE，可能除了我自身兴趣之外，可能有一种社会对人的塑造的影响，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专业很有范儿，所以我可能会向往着它。我后来我最终转方向是因为我个人的兴趣，就是自我认知的这一部分。通过大学一年半的时间，我自己心里所向往的东西明确了，也就是明确了我自己喜欢什么东西。因此可以说自我认知变化的影响更大一些吧。

我可以理解成你的宗教信仰明确了你的兴趣，使得自我认知发生变化，选择转方向吗？

可以。

那你最初选方向的时候有没有信仰的影响？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当时为什么不问问神（笑）。没有，但我并不后悔自己学了一年半的PPE。最开始选择的时候并没有信仰的影响，但我不后悔不是因为我相信不信仰，而是因为我能从政治、哲学、经济这三个角度去认识这个世界，我觉得PPE给我一个非常好的认识世界的基础。

你转专业后满意吗？

非常满意，我觉得我在学一个脚踏实地的东西，就是不像政治学那么虚无缥缈，不知道学完这些之后能干什么。因为我喜欢跟人打交道的，而我觉得社会学也是一个跟人打交道的东西，你能脚踏实地的站在地上跟人说话，所以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关注的议题也特别多，像我对社会性别感兴趣，可能有些人就是对农民工感兴趣，有些人对城市发展面貌感兴趣，有些人对文化感兴趣，对少数民族感兴趣，就是感觉你的任何一个特区点都是能成为一个研究对象，我觉得这个就特别有意思。我前一年半学期学的PPE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给我打开了可以用政治学的角度去思考世界的方法和哲学的角度去思考世界的方法和经济学的角度思考世界的方法。我在有这样的基础上再从到社会学，我会觉得我能从不同角度去看待这个社会，我觉得让我特别有意思。

7.2.3 小Y同学

小Y好，先了解一些背景，请问小Y在高中阶段有参加过什么竞赛吗？

小Y：也就作文跟英语。

不是那种会产生保送机会的竞赛？

小Y：对，完全的高考生。

好，小Y是哪个地区的考生呢？

小Y：安徽。

你们所在高中它会不会有一些自己对清北、文理之类的倾向与优势？

小Y：我们高中他是这样的，他是在我们那一届是高中第一届设了一个叫做创新班的东西，他就从我们那届开始，好的生源不允许上省份，所以我们这届的生源就格外好，为了配合，就拿出了最好的师资搞了我们这一届。所以在这一届的情况下，文科跟理科两手都抓，都是会说我们要培养很好的学生。但是因为整个的传统下来都是会说偏理科那种，所以我们的老师可能整体他们都会觉得上清华会比较好，但是因为从仅仅从数据上来看，可能我们文科考的确比理科考的还要更好一点，所以文科生就是分够清北的就很多，然后在这部分如果大家会有那种学经济类倾向的话，其实老师更多的会把大家往清华去引导，但是有其他像我这种无所谓，或者就是看不上清华或者是那种可能加分只能上北大的这样的同学，大家就会来北大这样子。

好嘞，背景大概了解，然后最初小Y在选择专业之前有没有做什么准备？从出分到填报志愿之间，肯定要大家都要想怎么选哪些专业，这期间你有去向机构咨询吗？还是说听了家长或者是学长学姐意见之类？有这种类似的准备工作吗？

小Y：没有找机构。家长基本上算是没有，因为我爸没想到我能考那么好，他做的背景调查就是那种把我往最高北师大的水平，然后这一档以下他的确所有学校了解得门清，但是我这分出来之后不管用，然后我选择最后来北大，包括来元培，其实相当于我自己的一个意见。

信息获取的渠道其实是我长期会有一个听播客的习惯，然后我可能在初高中的时候就作为一个爱好，就听到一个北大学生做一个节目，在那节目里面他们有介绍过元培学院，然后我当时听到我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很新的一个东西，然后对他就可能有一种实验班这种印象在。然后我对他的一个很直观印象就是知道ok他是一个可以自由选择专业，然后仿佛看上去还挺厉害的这样的一个初步的印象，然后所以出分之后就跟招生组老师有聊，然后就说你对哪些专业感兴趣，你这个分肯定所有专业你基本上就随便选，他们说光华ok法学也可以，他就会觉得文科生可能自然会比较倾向于这种方向。然后我说我元培行不行，当时18年的话在安徽其实元培的认可度没有那么高，然后他们就会很意外，因为你为什么一开始就想来元培，但是也可以你可以跟我们聊一聊这样子。然后现在岔开一句，目前的话可能元培认知度越来越高，后面可能19、20级都会有文理状元，但之前的话好像没有过。然后相当于我自己有（这个倾向），我就表达这个意愿之后，老师就介绍了一个元培很直系的学长跟我聊，然后那个人是学光华的，然后口才（真的牛），那一个晚上给我唠了，我就觉得就来也元培真好，然后相当于是招生组的作用和我自己的一个取向。

进了元培之后，在北大一开始就选择了光华方向，这个也是跟学长是有关系的吗？

小Y：我会（和学长）觉得有一点关系，因为可能他一开始就非常敲山震虎，我觉得原来这种发光的人都是这个样子的，我也要发光一下，然后加上可能在刚来元培的时候好像有点自我探索这种意思在吧。是因为我一开始没想进能上北大，然后一上北大，因为发现自己能来北大之后，心态确实是有些飘，感觉自己还可以特别厉害，然后就觉得我都来了，我得整个别人看来最牛逼的，因为那时候你说我自己到底喜欢什么，真的没有那个答案，我如果有明确答案的话，我肯定就去选择对应的院系了。

虽然我在对外的话术上会说来元培就是我要尝试更多的东西来找到我自己喜欢的什么东西，但实际上可能内心还是会有一点不确定，我就是因为不确定我才没有急着做那个决定，所以才来元培这样子。

然后选包括大一选光华的话，我觉得一方面可能最现实的考虑他一些出路薪资什么的都的确很理想，然后周围的这些人看起来也都非常的聪明，然后就被画饼了，然后就觉得我既然可以尝试，为什么不去？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于这种风险的披露，我觉得其实还存在很大的信息不对称。后来我们这群从光华逃离掉的人，我们自己在聊就发现其实一开始我们对于一门课考的不好对于绩点的影响或者是转专业之后对于你学分的影响，对于你整个学制的影响，其实我们是了解不足的。而且因为在画饼的过程中，你知道的都是一些幸存者偏差的东西，其实那些混得很一般或者是就很中等水平的人，他的生活状态其实你是不知道的，然后对就会有点这方面的因素。

明白。你最开始选择光华专业的时候，其实对它抱有的期待是，只看到了比较光鲜的一部分人的很好的出路，以及在外人面前的一个就很优秀很精英的形象，然后就吸引过去了。但其实因为很多信息不对称的地方，就导致可能在真正学习的过程中，就会发现它并不像展现出来那么美好，甚至有很多中等、中等偏下的同学是不被看到的，他们的经历其实没有那么的光鲜这种感觉。

小Y：对。

你们在最初选择了光华的时候，对大家要学习的内容、教学计划这种东西有了解吗？

小Y：有了解，因为除了元培这边一开始搞的那种讲座，会给你一个比较详细的介绍之后，然后光华自己还是一个蛮成体系的院系，它所有的职业发展，包括他在学习上的获得的资源，其实非常直接的能够给你，只要你想找也能找到。

而且当时学元培光华这群人，大家一开始就是抱成团非常早，然后会我觉得可能是各个方向里面最早会高数相互辅导，然后经济学像会找一些学长学姐来给我们解答疑惑，这种大家自助性其实很强，所以在部分信息获取上，我觉得大家就能做的都做了。

像在当时选方向的时候，有没有想绝对避开的专业？就是一定不想的学的专业。

小Y：当时我觉得我的心态肯定是在文科生有可能学的几个方向里面在考虑，然后我会很明确的有我完全不感兴趣的学科，比如说历史、中文；然后会有那种我很感兴趣，但是我知道我可能我肯定不会把它作为我的主专业去学的，可能会去旁听他课或者作为辅修的，比如说当时我觉得考古非常吸引人，然后社会学。然后其他那种可以作为备选的有法学、经济、光华这样子。然后新传我也不会学。

那考古、社会学这些，为什么很感兴趣，但是不想作为主专业？觉得出路不好？考虑就业前景？

小Y：对。

大概了解。现在快咱们快毕业了，对于这些相对不感兴趣，以及感兴趣但是不会选，以及作为备选的这些专业，小Y对他们的认知有没有发生变化？还是保持这种态度？就是说，经过一些在大学中的了解，会有一些认知上的改变吗？

小Y：我觉得我完全不会学的那一类里面，比如像中文，我觉得我现在对他的一些我会把它放到第二类里，我觉得有些课为的确会很想去听。但是我的确还不会把它作为主专业去学，然后那一类我感兴趣的，比如像社会学跟考古这种。我会觉得跟三年前比，我对它，怎么形容。我不想一开始不想学但是我很感兴趣，就是因为我觉得它出

路不好，但是我现在发现出路这个事情并不绝对，你未来想做什么其实都完全有可能去实现的，并不是说你一定是一条路径往上走。比如说最近，简单例子，比如说我就是要去美国读法学院的话，其实我要是一个社会学的背景或者是个哲学的背景，去考你LSAT，然后拿了一个很高的绩点，其实是那个路是完全可以通的，但那个（选专业的）时候我可能我并不觉得我要去美国读法学院，我也并不知道这条路。我当时就想着说考古社会学他当时我的了解的就业前景不好，然后就会觉得好像这个路比较局限，就会觉得不想去选。然后现在我们得到信息更多了之后，会觉得没有那么绝对。其实很多专业它毕业之后不一定就是要去明白。

小Y当时想从光华想转到法学，为什么想从光华离开？

小Y：不想学数学了。的确之前有两门课，一个高数一个线代真的是学得很累、非常不快乐，然后我就觉得虽然能撑下来，但是如果让我的大学4年按照这种节奏的话，我会觉得北大我真的是白读了，很痛苦。然后一开始被画饼的那种光环自己也逐渐看清楚了，除魔去魅了，然后觉得ok这些东西可能是你们这些人想要，可能不太适合我这样子。

所以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基础课程学得并不是很快乐？

小Y：不是不快乐，就是学不明白、绩点太低。

明白，然后第二方面就是发现它并不那么美好——一方面是过程的痛苦不合适，另一方面是发现他本身的样子更清晰的呈现在自己面前了。

小Y：嗯嗯。

你觉得这两个之间有一个主次的原因吗？

小Y：就是它自己的样子和我自己不喜欢？

对。

小Y：我觉得这个很因人而异。自己觉得我不喜欢，也是因为光环退去之后，所以我不喜欢。

可能是相互关联的。

小Y：对，这个东西很难隔开。

对信息了解更多之后，当然就能更对应的去做出自己的选择，对自己更了解，同时对他也更了解了，然后才能确定自己他。

小Y：但是我对于这个事情的态度就是我很相信星座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水瓶座真的移情别恋，很快有可能劲过去之后，我觉得ok我不喜欢我就换这样等等。

哈哈哈挺好。那小Y为什么会选择法学？

小Y：因为在一开始的话就光华跟法学一直是我的两个很持平的选项，然后在大一的时候新生讨论课选了强老师的一个讨论班，相当于也是在自己学光华专业课非常痛苦的时候，每周一次有三四个小时的机会听老师讲一些法理、美国宪法。我就觉得那个课其实我还自己还挺开心的，我觉得小班的讨论又能跟老师有这种交流的机会，然后

每次真的就是大受启发，天灵盖都被打开了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忘了我是大一上还是大一下选了犯罪学，就是白建军老师的。那个课我相当于在大学期间第一次获得这种在学术上的肯定，来自白老师。我记得其实也就很小的一件事情，下课之后去问了一个什么问题，然后因为老师真的人就很好，他就很认真跟我说你这个问题很好，你思考非常有意义或怎么样，当时我觉得法学院老师多么好，我太感动了，人格魅力让我觉得真好，就可以选（法学）这样子。

感觉到对这个学科感兴趣，然后老师们的人格魅力也很强。再加上一开始其实就是一个备选项，因为他有考虑到就业前景的问题？

小Y：对。然后可能从小的话，你会觉得法学这个东西离你不远，所以我对于这个学科好像还有一种比较熟悉的感觉，不像是你现在突然让我去学中文，我的确不知道学中文要干嘛。

你觉得在这两个层面，一个是从光华离开，一个是到了法学这个专业，你在转换专业的决定过程中，更起决定性因素的是不想留在光华，还是更向往法学？

小Y：不想留在光华

在这个过程中，你有一些对于自我的认识的改变吗？你只是觉得我对光华不感兴趣，这个是一个改变还是说何种层面更了解自己？

小Y：书接上回不是说到刚来北大有点飘，觉得自己好像挺牛逼，然后在光华受了半年的捶打，之后接受我就是很平庸，我的智商真的很一般，然后我那个时候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高中时候的学生思维，就觉得我哪里有短板，我要把短板补上，然后会一直强迫自己去学数学，去做一些我不喜欢的社交这种东西，但是我就觉得然后后来就觉得真的没必要逼自己那么累，我是有自己长处的，我觉得在法学的方向可以让我把我的长处发挥出来，这样我就会更舒服。

光华学院的学生以及未来出路对应的那种可能带有一点刻板印象的学生所需要的特质，对于你来说你觉得是不是那么适合你的？

小Y：对，其实也是我自己我对他的认知肯定也是狭隘的，只是说在我当时整个生活非常不顺畅，那个时候的眼光去认知的光华，我获得那些东西的确是不符合我对于光华的期待、我对大学的期待、我对于自己的期待。

可以理解，就在经历的过程中能感受到自己不喜欢，对吧？小Y大概是大一上结束的时候换的专业吗？

小Y：对

然后那个时候是比较快就做出了决定？

小Y：对，巨快，就相当于我整个大一下的专业课就全部按照法学走的。

在做出改变的过程中，有哪一些影响因素？除了上面说到的很不感兴趣了和对法学的一些向往之外，还有还会不会有一些外界的其他因素？比如说有听取过他人的建议之类的吗？

小Y：别的因素，我觉得如果有的话，可能当时应该也有找老师聊过，老师就觉得你换就换，你在光华带着这些的确没多大意思，你这绩点在光华肯定保不上研或怎么样。

就是说也考虑到未来的升学、发展前景？

小Y：对，然后我当时当时因为包括学法理的时候，就跟小L一直走的很近，然后一直在一起做作业啥的，她当时也是一边学着光华的一门课，一边学了法学的课，但当时就没有很定专业，她就两边专业课可能都上了一门。然后她好像当时就做出决定就是说要去法学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我现在身边有人也是差不多的情况，而且数学对她来说没有那么难，她都会做出这种决定，我就觉得我自己为什么不呢，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或者怎么样，为什么不能换。

现在是一个随心所欲的畅聊环节，大概是从大一下转了法学方向之后，你回看这一段经历有没有什么感想？你是觉得自我认知更加清晰了，还是只是去了另一条没那么痛苦的路？只是避害了，还是说真的觉得选了一条更适合自己的路？

小Y：我一直跟我爸会聊这件事情，我就一直跟我爸说，我很感激我之前选择了去光华，我觉得这是我必须要经历的一段，然后也因为我觉得给我的成长是实打实的，我（因此）知道自己没有那么聪明，然后有些事情我就从此以后可能就没必要再去强迫自己去做了，包括可能一些相关的行业或者是某一种人格的人，我就可以不用再靠近了。

懂。知道什么是不适合自己的，以及一方面是客观成长。

小Y：对，我觉得成长是很直接给我的东西。然后还有一部分我很感谢它的点是在于也是因为一开始学光华，认识到就元培去学光华这一群很好的朋友。然后其实说实话，如果没有元培这个选项，在我刚高考结束的时候，我当时拿着自己的分，我可能就脑子一热会去学光华了，我如果真的在光华里面出来之后，我觉得会更难，在元培这样我觉得转的话还会给自己蛮轻松的这种心态。所以我觉得综合上来说我现在觉得我现在还挺幸运的。

觉得可以在元培有一个比较轻松的转方向的机制，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

小Y：对，加上之前的那种挫折带来的成长，我都会觉得很幸运。

明白。

小Y：分享一下另一个同学的故事。他一开始学物理，到大二疫情才换成ppe。当时的想法是因为父母在高校做科研，觉得学物理路很直接，喜欢物理的简洁，能够解释很多现象。但是做科研不符合自身性格和对生活的期待，感觉没有尽头，而且很难对社会做出贡献。另一方面，累死累活学很久，比不上有竞赛基础随随便便得到的成绩，很受打击。

7.2.4 小L同学

简单说说自己的教育背景好吗？比如竞赛背景，学校，地区什么的。

小L：没有竞赛背景。我就是高考进北大的。我的学校是江苏省扬州中学，比较偏向理科。

最初选择专业前做了什么准备吗？

小L：高考完，对大学专业什么都不了解。相信大家都是这样的，一开始选择的都会是所谓的“好专业”——金融和计算机等。我不喜欢金融，所以最开始就是往计算机

的方向上想。选元培其实也算是规避了第一次选择，把选择拖到了入学之后才进行。

最初为什么选择数科专业呢？当时对数科的认识是什么样的呢？

小L：入学之后听了各学科的专业介绍——其实那个介绍也并没有让我对各专业产生非常具体的了解。我后来选择数科，一方面是因为它是所谓的“好专业”，另一方面是因为它看起来是个靠谱的专业，虽然这个和“好专业”的意思也差不多。第三个就是因为它是个相对成熟的专业。其实就非常简单。

为什么最后转移自己的重点到了中文方向呢？

小L：我知道你就是你肯定会非常好奇我对中文的这种兴趣。这个兴趣是一直存在的。我初高中就看了一些中文学术方面的研究。因此我当时就差不多知道中文系大概是在干什么。我不针对任何人，但是有些同学确实是看了几本关于文学书，就觉得自己喜欢文学。相对于他们而言，我有自信说自己对中文的了解是比较深入的，而且我对中文的兴趣应该还是比较靠谱的。那么为什么我一开始没有选择中文呢？是因为它根本一开始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就像我说的我们学校有那种非常偏理的氛围。我们班主任甚至会有时候跟同学说：“难道你要选文科吗？”而且我高中数学也不错。所以在这种氛围下，一开始人文学科就不在我选专业的范围内。

那时候你也不知道有计算语言学这回事对吗？

小L：那时候确实不知道。

那么你当时了解到的中文研究和现在想做的研究相同吗？或者说重叠度大吗？

小L：不大。我初高中看的那部分基本上是古代文学方面的研究，然后我现在感兴趣的是汉语史。它们并不在一个小方向内。中文系分三个方向：文学、语言和文献。文学和语言是非常不同的两个方向，它们的研究范式区别也挺大的。而且我在刚入学的时候基本也只了解古代文学方向的一些学术研究，对另外两个方向也不了解，也不知道有计算语言学这个方向。

你父母给过相关专业选择的建议吗？

小L：他们一方面支持我，希望我就选自己喜欢的专业。但另一方面。肯定也希望我以后能够赚大钱，这个都是不可避免的。

你大二的时候没有上数科的课，这个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基本没有先例。你大一的时候是怎么做出这个决定的？

我在大一的时候虽然没有把中文纳入到一个考虑的方向，但是我对它的兴趣是确实存在的。然后我在大一上本来想选古代汉语的，但是我被数分高代吓住了。到了大一下，我觉得我一定要选一点中文系的专业课，然后我就选了一门叫做论语选读的课，这一门课的任务量相对是较小的，而且对先修课要求也不那么高。于是在大一下，我就在数分，高代，程设还有AI引论的夹缝下学了这门课，而且和中文系的同学一样写了这门课的论文，完成了pre，然后最后分数也挺高的，而且我觉得还能再高一点，只不过因为它的考试我没时间复习。这样我就觉得虽然我没学过古汉的先修课，但我好像水平也不错，就产生了这种“虚假”的影响。而且因为那门课是古代文献方面的课。它相当于是给我开启了新的一个（研究）分支的认识——毕竟我之前只了解过古代文学。这门课也教会了我一些写论文需要的方法，比如一些考证字句和分析语法的方法。

还有一点，就是这门课其实是偏向古代汉语的。虽然之前我相对于别的同学，对古代汉语的认识会深刻一些，但是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一个中文系视角下的中文研究。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原因。比如说，疫情学期我的程设考试爆炸了。然后就是数分高代，我花了很多时间学习，但是总感觉学不过别的同学，只能拿到很普通的成绩。相比之下我用学习这些课的（时间）间隙学习这门课（指论语选读），但是却拿了高分，这件事让我对自己的水平、能力和志向等等产生了怀疑。

也就是说你是在大一下学期发现自己可能更适合中文这边的学习吗？

小L：但是其实我个人对适合这个词，有一些别的想法。我们说自己适合一个东西，在理想的状况下是指我们对自己的水平有清晰的认识，以及对那个东西的要求有清晰的认识。能判断这两个是匹配的。但是，很多情况下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和对别的东西的认识都不是客观的，我们受到其他人的环境的很大的影响。比如说我觉得自己学不好数分高代，很可能是因为跟别人比较而得到的结论，我能学好那几样东西也可能是因为和别人比较。按这样来说，划分好坏的标准就只有一个分数，通过这一个东西来判断自己是不是合适，不太合理。而且还可能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因为人们在简单的东西中得到正反馈这是很容易的事情。他在这样情况中很容易就会产生自己非常喜欢这种东西的虚假的判断。因此适不适合这种判断需要更进一步的检验。

那你是怎么接触到现在这个方向的呢？

小L：我在大二上的时候我把中文系各分支的课都选了。文学，语言和文献的课我都选了。

那当时你是想转方向还是……？

小L：我当时没有想转方向，也不想修双，就是喜欢。因为中文系只开文学双学位，它不开别的。然后那个学期我过得也挺惨的，因为我硬课全选了，而且选了一些高年级的课。但是也收获了对各个方向的认识。相比之下，我觉得我确实喜欢古代文学，但是我并不具备研究它的能力。至于古典文献，我没有那么喜欢。古代汉语是我最喜欢的，我就选了汉语史。我当时还没有想好。我当时面临这样几个选择：第一个是把汉语史作为纯粹的爱好，之后就一直在数科的路上走，就和其他同学一样。第二个是立刻转到中文方向。第三个是本科读数科，然后跨保汉语史。这个选择是我大二下才做出来的。因为大二下我直接就选了汉语史方向的高年级课。

数科跨保汉语史会有什么优势吗？

小L：没有什么优势。

但你还是想要本科先读数科？

小L：考虑到我们对语言的了解，数科和中文的结合现在基本就集中在计算语言学。这也是相对成熟的一个学科。但是无论是从我找的那个导师（的研究方向来看），还是从其他国家的目前研究的趋势来看，计算语言学技术应用到汉语史上的可能是存在的，而且能够大大简化人文学者的工作量。因此我认为这是有前景的，虽然（这一方向）目前在北大显然还不成熟。甚至还没有人做这个方向。

我比较好奇怎么应用呢？

小L：汉语史并不仅仅是研究汉语作为一种语言的变化，甚至不仅仅局限于汉语。你

要把它（汉语）放到普通语言学的视野下，作为一种普通的语言，结合语言变化的普通规律来研究它变化的特殊性和一般性。其实我们研究的一些重大课题，它的文本量是非常大的。汉语的历史大概是从甲骨文，金文等等一直到现代汉语，每个时间段都留下了丰富的文本。如果仅靠人力去处理它们的话，靠十几代学者也做不完。汉语史学者，至少我的导师，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汉语在不同时间层次上的词类和句法系统。这个工作量就更大了，因为你需要以词为单位，所以说这种批量处理这种工具是很有必要的。

所以数科的工具还是对于你以后汉语史的研究是有用的。

小L：对。我们之前讨论数科对于跨保汉语史有什么潜在的好处，但我认为我们进行这种选择的时候不应该只看这种“好处”，而应该去看它本质上是有什么东西在吸引我。如果抛去我们做研究的目的——我也不一定走学术道路，如果只冲着研究目的，那人生也太没意思了——如果我们只看这个学科能为我带来什么的话，（是因为）它能够加深我对各个时间段的古文的理解，相当于可以让我自由地阅读各种古书。这对我有莫大的吸引力。上了一年古代汉语之后，我读那种先秦文献感觉都不一样。我非常期待把整个汉语史从上古、中古、近代再到现代全部都学一遍之后，看任何朝代的文献有什么样的感受。

那么你现在对数科的看法，和刚刚进大学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变化吗？

小L：刚进大学的时候我没有看法，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现在的看法就是它能给我提供很多有用的工具，让我进行文史研究，但是它作为研究对象的话，我并不感兴趣。我只是想从中获取技术。

其实数据科学本身也很难下定义。

小L：对，数科内部方向差异也很大。

但不管我们承认还是不承认，机器学习都会成为未来常态化的一种东西。

小L：必然。

所以我的感觉是，如果它要成为我们未来的常态化的东西，那至少我要知道它是什么。

小L：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不愿意本科就转中文。

那么你现在对自己的认知有什么改变吗？

小L：我的前途更迷茫了（笑）。因为我之前可以确定自己实在不行可以当码农，但是我现在不太确定自己还能不能当码农了。

不一定能忍受那种生活了是吗？

小L：对。我不能忍受那种枯燥且精神上匮乏的生活了。别的方面的话，以前我不在意绩点，现在我更在意绩点了。你肯定想不到是为什么——因为我要过元培推免线。（这里有一些关于元培推免的吐槽，不方便放上来）还要开那边的组会，就很忙。

7.2.5 小X同学

简单说说自己的教育背景好吗？比如竞赛背景，学校，地区等。

小X：我是江西师大附中的，高中通过生物竞赛保送到北大。我高中在全校的排名大概在三四十名，这个排名不足以让我上清北，所以在高一的时候决定去试一试搞竞赛。说来比较巧，我本身对生物也比较感兴趣，每周也只是抽些时间看看，没有特别学。结果高一的时候考到了南昌市第二（笑），然后我们学校的竞赛老师就鼓励我继续学生物竞赛。我本身也觉得高考非常无聊，竞赛虽然也是应试，但是内容也会丰富一些，之后就一直做了下去，最后高二暑假就保送北大。最初签约的是生物，但我当时国内主流的生物教材也已经学完了，对生物这门学科也产生了一些自己的思考，觉得生物学好像没有什么理论，而我与其说是对生物感兴趣，不如说我是对理论感兴趣。我在生物学里一直最感兴趣的是演化相关的，也是生物学里理论性比较强的一部分。所以我最后改签了元培。

你最初又是为什么选择数据科学方向的呢？

小X：当时我不愿意放弃以前学的生物的东西，也希望学以致用。在生物领域如果想做理论，大家也都会采用一些数学的方法。我当时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学会数学，因为所有人都说数学很难。当时也觉得纯数学的东西对做生物理论也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比较保守地选择了数据科学。当时我也选了数院的专业课，想着如果能学下去，那我就转方向去学数学吧。

我记得当时你是大一上学期把数院的两门课退掉了，然后大一下学期短暂转去了生物方向，能说说为什么反复横跳最后回到了数学方向吗？

小X：对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很有意思。我大一上学期因为数院两门考试的糟糕的成绩觉得自己学不下去了，当时也没有人鼓励我，没有人和我说再撑一下，所有人都和我学说学不下去就别学了，何苦呢？我当时室友也是用一种近乎嘲讽的态度告诉我说我选数院的课活该，而且很多人都这样说，所以我最后就几乎放弃希望了。当时我反思了一下自己，还是觉得自己对于演化相关的议题比较感兴趣，也是很多前辈告诉我想做生态必须把数学学好，并且很多演化学家都有数学背景，我才有了学数学的想法。我最开始来北大也是因为对这里的宏观生物学很感兴趣，那我不如就去体验一下。但是一学期下来我觉得自己没有学到知识，很无聊，和我大一上学期在数院上课的时候特别扎实特别丰富的感觉截然不同。

那最后又是什么给了你勇气转回自己觉得自己学不下去的数学方向呢？

小X：我大二上的课表其实算是信科的，考虑以后去做数值相关的。当时我上的线代B，那个老师讲得特别数学，我上得特别激动。我同时还在上数算A（信科专业课），对照之下就非常无聊。我当时就很明确地感觉到，我果然还是想学数学，最后在期末季之前决定要转方向。后面就是按照数学方向的计划按部就班选课了。到大二下学期选了一些纯数学的课，完全颠覆了我的认知，更让我坚定了以后要留在数学方向。

你现在是怎么安排自己之后的学术道路的？

小X：我之后还是想参与到生态学中数学含量比较重的那一部分里去的，比如说动力系统。生物学里面也有很多平衡点和不平衡点的概念，和动力系统里的稳定性有关系。当然这些都是比较传统的理论了，在现代的生态理论里肯定有更有趣的理论。我觉得这也是未来的一个方向，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不也颁给了做大气系统的学者吗？20世纪的还原论范式的东西很快就要发生转变，因为这个东西已经不能很好地运转了。我也想参与到这一过程中去，做点新的东西出来，毕竟如果一个方向有一个明

确的发展路径，那说明这个方向一定已经被人做烂了，这样就没什么意思了。

在这个过程中你父母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小X：我父母一直都很尊重我的想法。不过我父亲问过我为什么想做数学理论。他说这些年现代数学理论一直没有太大的进展，既然不是特别有天赋的人，又为什么要去做这个？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不过后面还是觉得，我想尝试一下。

我觉得你的想法似乎一直都比较清晰，对自身专业的认知也都很深。那你自己觉得还有别的影响因素吗？

小X：其实我对元培挺不满的，因为我觉得它没有在一些方面做到它应该做的。它本身应该去引导一些不同方向的探索，而现实是它反而在不停地劝退，让学生走一条保守的路。它的理论氛围也很弱，对理科学生的发展并不是很有利。做学问也不是一时就能见成效的，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要确认一个人的“天赋”，太不实际了。

你对自己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有变化吗？

小X：我意识到很多人倾向于把“能力”看作是一个静态的东西。就像学数学，如果真的感兴趣的话总是会能学下去的。但是很多教务老师倾向于从一种统计学的角度看待每个人，但问题在于，如果有1%的可能，在个人身上如果能尝试，那在他身上也可能会变成100%。为什么很多人觉得数学很难，一方面是学不会的人在给自己找借口，另一方面就是学会的人需要一种优越感。天赋这种东西很多时候是被建构出来的，你也根本说不出来什么是数学天赋。就算真的有生理上的差距，那也是被过分夸大的，真正的天赋，就像伽罗瓦、欧拉这些天才，根本没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咱们对于个体的引导确实是不够的，或者说，很多人对人的发展没有耐心。我自己去找了很多生科院的和数院的老师聊，最后才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之后才意识到，很多人对于自己在说什么是根本没有概念的，人云亦云就是了。